四書經注集證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馬融曰季氏桓子也〔邢疏〕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與孔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家語〕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孔子嘗譏之則桓子之僭用禮樂亦非一日矣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白虎通禮樂篇〕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諸公六

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按杜預何休皆曰天子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集註前一說主此沈約宋書樂志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集註或曰指此山海經帝后八子始為舞呂氏春秋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灉淤故為作舞以宣導之蔡邕月令章句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禮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周禮春官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論語類考呂祖謙云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衆注舞師云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元云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二說不同然舞于季氏之庭者或用羽舞耳考仲子之宮推問羽數是知祭廟以羽也玉海堂下至門謂之庭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

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按林堯叟註以爲季氏舞八佾恐卽指此事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閒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

[邢疏]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

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小序〕雝禘太祖也〔朱子集註〕此武王祭文王之詩〔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元註〕徹者歌雍〔賈公彥疏〕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爾釐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桓公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徹其堂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禮〕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天子堂高九雉諸侯七雉子男五雉 按禮器以階言階以一尺爲一級大傳以居宇言雉長三丈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晉唐叔得嘉禾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畢公召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無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餘詳既灌章 伯禽詳謂魯公章

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專言禮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此專言樂 [禮器]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郊特牲]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樂記]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又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又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

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又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又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又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之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又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又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聽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又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

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又孔子謂子張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此合言禮樂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

〔四書考信〕宋李郁字光祖昭武人少從楊時學時妻以女紹興初嘗被召入對便殿既還家築室西山學者號曰西山先生其卒也朱文公誌其墓

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詳子考^弟曾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葢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禮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

〔禮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擳地爲坎以盛水而抔飲以手掬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爲之簠簋見賜也何如章籩豆見孟敬子章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

〔毛詩說〕罍酒器郭璞曰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畫爲雲雷之象〔說文〕爵禮器也象爵形〔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隸釋〕古爵三足兩柱前若蜀後若尾〔禮〕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禮檀弓〕禮有直情而徑行者爲之衰麻見子見齊衰章哭踴之數所以節之也

〔儀禮喪服篇〕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既練哭無時敖氏繼公曰凡哭有三無時二有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也既殯以後阼階下朝夕哭之外有次中晝夜無時之哭二無時也既練之後無次中朝夕之哭唯哀至則哭三無時也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於阼階下一有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朝夕哭於次中二有時也此所謂哭之數也〔禮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孔氏穎達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六日而殯初死日

一明日襲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一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此所謂踊之數也

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白虎通禮樂篇〕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北方曰狄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餘詳大學〔詩周頌〕陳常于時夏〔左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漢書刑法志〕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

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

(書禹貢)蔡蒙旅平又荆岐既旅又九山刊旅(註)祭山曰旅(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註)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據此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旅衆也(禮書)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

泰山山名

(公羊傳)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泰山之雲乎(五經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宗者長也言爲羣嶽之長也(博物志)泰山一名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也(明一統志)泰山在山東泰安州北五里其山盤道屈曲至絕頂上高四五十里有石表東嶽廟封禪壇又有三峯東曰日觀鷄鳴可望日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西曰越觀可望會稽

在魯地

〔詩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司馬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氏穎達曰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家語〕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性多謙退又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宜爲國老〔禮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子在衛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家語五刑解〕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又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

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大夫之在五刑之域者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促席曰言則美矣我未之聞退而記之〔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又季孫欲用田賦使求訪諸仲尼

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禮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

持弓矢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又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即所謂大射又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又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按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所貢之上習射于西郊之虞庠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謂之大射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射于朝或諸侯自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天子諸侯無事而燕賓客或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於國謂之燕射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射者士大夫與鄉之人歲時習禮之射也天子諸侯無鄉射士無大射大夫則四射皆有之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儀禮〕大射司射作三耦作使也三耦出次西面揖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

所謂三揖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奠於其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所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凡飲酒主賓勸酧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勸之儀故以爲罰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註〕觚當作觶〔禮器圖〕尊者舉觶三升曰觶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强底徑三寸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大全〕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

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此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衛風碩人詩】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倩好口輔也

【說文】輔頰骨也【易咸卦】上六咸其輔頰舌【離騷】靨輔奇牙宜笑嘕

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周禮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

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按考工記周禮篇名古周禮六篇後司空之篇亡漢興以千金購求不得此記本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河閒獻王取以補冬官之缺故今周禮有冬官考工記其體例亦與前五篇稍別

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

按書益稷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鄭註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于五色然則采者卽今所謂顏料者也

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

〔禮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禮學記〕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莊子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禮學記〕教學相長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列國興廢說〕杞姒姓伯爵殷時或封或絕武王克殷求夏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祀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遷都緣陵又遷淳于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滅於楚〔春秋彙纂〕杞本都陳留雍丘縣

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後遷淳于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有淳于故城〔列國輿𩇯說〕宋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其奉湯祀禮樂衣服悉如湯舊作賓王家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楚魏共滅其國〔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城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春秋彙纂〕宋在梁國睢陽縣今河南歸德府治商丘縣即漢睢陽故城在縣南詹氏道傳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子刪詩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

〔唐書啖助傳〕趙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初從啖助學與陸質並爲高弟助卒質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稱匡爲趙夫子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詩序〕商頌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詩序〕周頌雝禘太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食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葢舜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周禘嚳義與殷同〔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黃帝

夏后氏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陳氏祥道〕曰國語言商人禘舜異于祭法者蓋宋禮歟〔禮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雜記〕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昭公十五年將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方氏慤曰禮不王不禘蓋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或謂之閒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肆獻祼何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是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祼〔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後漢書〕張純傳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之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通考〕楊氏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于大傳見于小記見于喪服子夏傳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徵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

之于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混禘于祫而遂至于不知有所禘既以禘祫皆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欲辨禘祫之名所以不同馬融謂禘大祫小鄭元謂祫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禮書鄭元隨文求義解禘觀有四種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于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 按朱子語類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祭 當以趙匡之說為正又云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并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祫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禮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勲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東陽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之不與之也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書魯之用禘蓋于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于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于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之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禮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註鬯者以秬黍為酒芬芳條鬯再搗鬱金汁和之則香氣滋甚用之以灌使其臭下達所以求神於陰也灌者用彝中鬱鬯之酒實之于瓚

祼地以降神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宗廟
之祭始灌鬱以求神既灌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
薦熟既薦則獻以黍稷以饋食肆師祭之日果築鬻〔注〕築鬻者
擣鬱金汁煮之以和秬鬯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
事和鬱鬯以實彝而灌之凡祼玉灌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
將之儀與其節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飾之謂設巾也司尊
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
鷄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凡四時
之閒祭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按禘禮九獻九
獻之禮凡四節其一節曰祼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鬱
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將灌王服袞冕而入奏王
夏后服副褘從王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奏肆夏王以圭瓚酌
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
之始也是謂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
啐之奠之是謂二獻其二節曰薦腥后祼畢王出迎牲祝延
尸於戶外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王迎牲入親牽之太侯贊
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薦於神王以玉
爵酌醴齊以獻尸為三獻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為四
獻其三節曰薦熟薦腥卽朝踐薦熟卽饋獻亦曰饋食朝踐
之後體解其牲而烹之乃從堂上之俎于室內祝以斝爵酌
奠又取腸閒脂焫蕭合馨香迎尸入室后薦饋獻之籩豆王
酌盎尊以醆齊獻尸為五獻后又酌盎尊以醆齊獻尸為六

獻其四節曰酳薦熟之後次行朝獻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酌醴齊以酳尸七獻也后乃薦加籩豆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次行再獻禮后以瑤爵因饋食之尊酌醍齊以酳尸八獻也后酳尸畢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醍齊獻尸爲九獻也此是正獻九獻後遂行旅酬禮按旣灌而往卽指薦腥以下言〔說文〕鬱香草也鄭司農〔周禮註〕鬱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

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又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禮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

〔禮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禮書〕

唐陸淳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

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

〔禮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韓愈原道〕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周禮春官大司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

王孫賈衛公族大夫或曰周大夫王孫滿之後也（左傳）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晉大夫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亦晉大夫捘衛侯之手及腕捘擠也血至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謂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請皆行而後可公將行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奧隅有竈是以不寒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

（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孫氏炎曰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所常處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

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釋名】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淮南子】炎帝死爲竈神【路史】蘇伯始爲竈神【禮器】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淮南子】有虞氏祀先中霤夏后氏祀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禮】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禮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土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按】月令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蔚宗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井楊愼云井卽行也行者井間道入家同井井有入道入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霤人資以居井竈人資以養先王祀此所以報之也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禮月令鄭注】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更設饌於筵前迎尸祭之【孔疏】祀竈皆在廟

門外先設席於廟門外西室之奧諸侯特牛大夫特羊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奧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席而坐竈主西向朱子曰陘是竈門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葬祭以家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汪〕份大全祭五祀或在廟中或在廟外此鄭氏之說然鄭氏注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與前說異馬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則所謂奧者不在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按此則知集註只渾言祭於其所用意最爲精細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按監二代事不可詳考然約畧可知如井田則孟子以爲雖周亦助是取法乎殷也學校則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是取法乎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衛之名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第更其司士太宗之位巡狩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賈則同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以言宗廟雖有三宗二祖之殊其爲七廟同也以言明堂雖有七尋九筵之別其爲五室同也以言冠禮或以母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以言婚禮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戶其爲親迎同也乃若養老則或兼饗或兼食而莫非引年之心格祖則或尚聲或尚臭而均此求神之意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王制明堂位所載莫不叅夏殷而兼用之皆所謂監於二代者也

監視也二代夏啇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此魯之太廟所以爲周公廟也〔禮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按年譜孔子二十歲仕魯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至二十九歲方適衛則入廟助祭當在此數年中也

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

〔史記索隱〕鄹邑名〔路史國名紀〕鄹魯下邑今兗之魯縣孔子之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四書釋地〕鄹邑今在山東兗州府鄒縣界鄹人之子孔子少賤時之稱〔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圍偪陽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疏云孔子父爲鄹邑大夫故謂之鄹人十七年齊伐魯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鄹叔紇

臧疇臧賈師甲三百宵犯
齊師送之而後齊師去之

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

按左傳昭公七年載孟僖子將死屬二子師
事孔子而學禮可知孔子自少以知禮聞也

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儀禮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
勝者降鄭康成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
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
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
之鄉大夫既貢士于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陳祥道禮

書鄉射于庠而用鹿中鄭氏謂士爲州長者之禮也然其言射必兼庠序言禮必兼大夫周官鄉大夫有鄉射之禮則鄉射不特士而已大射前二日宰夫戒宰及司馬鄉射不言蓋戒與射同日也大射有大射正小射正司射鄉射則有司而已蓋皆主人之吏爲之也大射設乏于東故不適堂西鄉射無乏故射者適堂西而已大射負侯者諾則以宮又諾以商鄉射獲者諾聲不絕而已大射獻服不則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鄉射獻獲者于侯而已以服不士也故獻近于乏鄉人賤也故獻卽于侯也大射鍾師以鐘鼓奏祴夏鄉射以鼓奏陔夏以君尊故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也大射度侯道以貍步鄉射則度以弓大射乏西十步北十步鄉射則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此大射鄉射之別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則禮射武射盛世亦是兼行至禮射亦主皮故發此歎

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詩小雅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孔疏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方六寸槷則

質也餘並詳中庸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

禮射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德行也

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

禮樂記武王克殷及商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白虎通四時篇日言夜月言晦日言朝月言朔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禮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論語類考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

餼生牲也

按儀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牲殺曰饔生曰餼又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餼牽竭矣餼與牽對牽是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炙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又哀公二十四年晉師乃還餼臧石牛謂以生牛賜之也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春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穀梁傳〕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

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

宋史列傳黃祖舜字繼道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試干祿乞自科舉後有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其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爲倉庫郎中後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意純粹乃令國子監板行後遷同知樞密院事薨於官謚莊定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

〔謚法解〕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左傳〕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六月戊辰即位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君其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

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爾雅釋鳥郭璞註雎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陸璣疏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愼皆曰白鷹今似鷹尾上白詩疏雎鳩王雎也詩集傳雎鳩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閒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遊者蓋其性然也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

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朱子集註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春秋說題辭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朱子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所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學宮以考其俗尙之美惡而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合之凡十五國云周南一召南二邶三鄘四衛五王六

鄭七齊八魏九唐十秦十一陳十二檜十三曹十四豳十五也

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

按后妃即太姒文王妃也莘國之長女姒氏有聖德克嗣太任之徽音

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見中庸）鐘鼓（見下論）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禮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逸周書作雒解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

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白虎通社稷篇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社無屋何郊特牲云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論語類考周禮所謂右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于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閒于兩社也趙氏惠曰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聚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公之問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慮乎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程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殷周言人所以別於禹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字說松百木之長猶公故字從公說文松葉如針多節皮粗厚盤根參枝四時常青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淮南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飛節芝六書精蘊栢陰木也木皆屬陽而栢向陰指西蓋木之有貞德者故字從白白西方之正色也埤雅柏一名掬雜記所謂暢臼以掬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崔貢月令七月收柏實書禹貢青州厥貢鉛松荊州厥貢括柏詩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商頌陟彼景山松柏丸丸周禮職方

氏冀州其材松栢〈禮禮器〉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史記〉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閭〈說文〉㮚作桌從木其實下垂故從卤〈詩義疏〉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東觀書栗駭蓬轉蓋栗房秋鏬實躍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栗駭其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栗又栗至鏬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詩衛風〉樹之榛栗〈大戴禮〉八月栗零〈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栗

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予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孔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宰我問之不敢見也子嘗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孔叢子〉宰我嘗使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遺孔子宰我曰夫子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也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歸以告孔子孔子美其言之實而使人信也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邢昺曰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白虎通社稷篇社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何休註公羊傳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廹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主天正之意也

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按書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者則戮之於社也前漢袁盎傳贊袁盎雖不好學亦善附會張晏註因宜附著合會之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

本意又敬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按左傳國語史記管仲名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爲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及襄公弒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立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弗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義禮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弗若也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

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使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魯施伯言於魯君曰此非欲戮
之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
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請殺而以其尸授之將
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徇未得請
也請生之於是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及堂阜而脫
桎梏三釁三沐之桓公親迎於郊與之坐而問為政焉管子
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
民之事陵為之終有山陵以蒸埋而慎用其六柄焉公曰成
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
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井市
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論比
協材以旦暮從事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
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以知其市之貫負任擔荷服
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
事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耒耜枷芟及寒擊菒菒作菒枯草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易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聰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仲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于是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可若何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亦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欲速得志於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于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師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

務振旅秋以獮治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幣帛以驟聘覜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於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訟者之情禁之三月使審質其辭辭定而不可上下者則訟者坐成以東矢入于朝方書其訟十二矢爲東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公曰吾欲西伐何主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公曰吾欲北伐何主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四鄰大親旣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

紀鄣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萊莒徐夷
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
貢絲於周而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
斬孤竹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
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抗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
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瀆諸侯莫不來服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
槖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率諸侯而朝天
子桓公五年與魯桓公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曰
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
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背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乃與之二十四年魯莊公為管
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乃
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何
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三年盟
諸侯于甯毋謀鄭故也仲言於桓公曰臣聞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

物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子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屬齊桓公將許之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桓公乃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乃下拜受賜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乃受下卿之禮而還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不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公不果用其言管仲相桓公久且專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劉向說苑善說篇】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公問焉對曰管仲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無靈臺惟有時臺囿臺而已管仲作臺僭也【漢書地理志】師古註三歸三姓之女【國策】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鮑彪註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蓋三娶女也【論語類考】一統志云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今之東阿縣即古阿邑臨淄去阿遠管仲相齊豈築臺于遠地若以阿為管仲采邑考之春秋則阿乃衛邑齊桓公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而為襄公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則是時阿尚屬衛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衛亡之後也管仲豈築臺于衛地故知東阿三歸

爲妥(漢書)劉向傳)字子政本名更生後名向成帝時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

(禮)禮運)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禮)緯含文嘉)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設于門外內屏設于門內大夫士設于庭中(爾雅)釋宮屏謂之樹疏云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趙氏曰小牆當門中也

好謂好會

史記孔子世家齊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通鑑周赧王三十六年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于河外澠池

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上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蔡溪黃氏曰抄鄭氏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閒豈常設之者與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於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東西南北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都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與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與於經文

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衞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與世遠不可知若據鄭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連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也按此說與注異存參

禮檀弓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朱子全書雜儀篇堂之上東西有楹註云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楣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云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獻酬詳中庸

說文爵鳥名象其形爲酌酒器取其能飛而不溺于酒因以寓儆戒夏曰琖𣪺曰斝周曰爵其取象也各有義琖從戈以故三足象戈斝戒嗜故二口作㖸爵則象雀之形蓋爵之字通于雀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今攷爵制前若喝後若尾足修而銳形若戈然兩柱爲耳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爵于飲器爲特小者也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

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
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
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
其及者遠是謂大器

宋史列傳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
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
作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時
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
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
乙科後頗譏切時事王安石恨之由是得罪以黃州團練副
使安置軾幅巾芒屩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閒築室於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紹聖元年復安置惠州又移昌化軍徽宗
立赦歸至常州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所著有易傳論
語說書傳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
卷外制三卷
和陶詩四卷

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

揚子法言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器小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按春秋僖公十六年冬十二月經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傳曰謀鄫且東略也猶書齊爲主明年桓公卒齊亂至十九年冬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修桓公之好也時孝公立已踰年諸侯思桓公之德而爲是盟乃不以齊爲主至二十一年春宋齊楚盟于鹿上亦不以齊爲主可知天下不復宗齊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

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音引大饗亦如之大射率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率瞽而廞作匶諡凡國之瞽矇正焉　按大師疑即摯也）

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論語類考孔安國云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書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樂記謂武樂六成而陳氏樂書即云文樂九成武樂六成竊疑六成乃樂之小成而九成其大成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詳孟子離婁）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

音合矣淸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

〔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詩曰亦有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書舜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禮樂記纍纍乎端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四書釋地儀邑城在今河南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里　按明一統志蘭陽縣有儀城古蹟鄭康成註見孔子處又儀封縣亦屬開封府在府城東北一百十五里亦云春秋時衛邑封人請見處元始置縣以地考之去蘭陽甚近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按夏官有掌疆之官註云掌封疆之界故名其官然則天子封人專主封國造邑之事而固守邊界則自有掌疆職之諸侯封人無封國事則專任守疆之責也儀封人姓名不傳國邑紀云儀之封人也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此說附參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禮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按邢昺曰金鈴木舌朱子則云金口木舌蓋鐸言出於口說文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類考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禮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 徇行示之也所以示祔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新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書胤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所以數令也周禮天官小宰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地官小司徒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秋官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小宰宮正治官之屬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

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

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

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漢書樂志舜作大韶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夫堯也

武武王樂

樂苑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禮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嘆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早何也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舞者有時跪右膝至地而左足軒起何也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

王之志荒矣子曰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毋忘其章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美者聲容之盛

禮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舜堯紂並詳大學武王詳亂臣章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

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周禮秋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風俗通〕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輿地握綱〕里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

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伊川論語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

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 【禮】文王世子 文王一飯亦一飯 【國語】夫差曰寡人禮先一飯矣 造次急遽苟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左傳】成公十三年傾覆我社稷【註】傾危覆滅也 【詩邶風】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集傳】流離漂散也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

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

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

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

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

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後漢列傳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順帝時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玉篇掾公府掾史也後漢百官志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六書故掾乃屬官通稱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

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晉王羲之蘭亭記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莫不肯也比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莊子山木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閒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

官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孔子傳)孔子十二世孫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

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注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

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通書理性命篇）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註）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言之爲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有一定之分也集註意本此

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周禮地官）智仁聖義忠和（孔正義）中心曰忠中下從心謂言出於心皆有忠實也（說文長箋）如心曰恕於六書爲會意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

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卦彖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彝尊曝書亭集與胡解元書】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歿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伷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

禮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禮坊記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

〔禮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禮曲禮〕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爲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揚雄法言〕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

按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則親之至鄰則相鄰近也又通鑑外紀黃帝以井一爲鄰鄰二爲朋晉書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此鄰字與前里仁章里字諸說不一葢歷代之制或不同備載之者聊以廣所聞耳然孔子周人從時王制當遵朱子子華使齊章註本遂人之文作解爲正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